

HELLIMIN
NAXIXUEJUNJI

纳西学论集



和力民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纳西学丛书

和力民◇著



民族出版社

纳西学丛书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和仕勇◇执行主编

和力民◇著

HELIMINXIXUEJUNJI

纳西学论集



和力民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力民纳西学论集/和力民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0.2

(纳西学丛书/白庚胜、和自兴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0637 - 0

I. 和… II. 和… III. 纳西族—民族文化—
中国—文集 IV. K285.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6659 号

策划编辑:罗焰

责任编辑:向征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印 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310 千字

印 张:11.875

定 价:3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637 - 0/K · 1905(汉 1037)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11734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代序)

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
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志发
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竟说什么“纳西学何有之?”听到这
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之傲慢,同时也感慨纳
西学学科建设之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科院
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
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地
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丛
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 30 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西学
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
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游
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关介
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末,纳西学粗具
规模,刘半农、董作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学者开始关
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方国瑜、赵银

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 28 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人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地展示纳西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

使命已经历史性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讯将古麽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壁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交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进而至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绝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里,纳西学已经产生《麽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纳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麽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雅纳特、山田胜美、君岛久子、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

华、李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林向萧、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鋈、余嘉华、諏访哲郎、和发源、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云峰、和品正、牛耕勤、木基元、木仕华、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斋滕达次郎、村井幸信、荒尾丰、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纳西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由此我们也可以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细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出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纳西学存在的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作。

按照丽江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就其突出者均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构建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

西族学术界的参与。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人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仕勇的襄助。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李有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的慷慨扶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备感屈辱。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于北京寓所

我的治学经历 1

一、金沙江岩画研究

金沙江岩画的发现 12

金沙江岩画的初步研究 29

金沙江流域奔桑柯岩画的考察与研究 47

金沙江流域敦自昂补考岩画的

考察与研究 70

二、东巴教研究

简论原始宗教的发展和演变 90

简论原始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 and 意义 101

论东巴教的性质

——兼论原始宗教界说 113

东巴什罗源流考略 126

丽江东巴教现状研究 139

论东巴教的派系及其特点 145

三、东巴文化研究

东巴文源于金沙江岩画 162

纳西族的格巴文 177

东部方言区的纳西族没有文字

的说法不尽确切 182

论 nu^{33} 在纳西族东巴经古籍语言中

的功用 187

纳西族古文字研究的成就和任务 214

从《创世纪》看古代纳西族社会 224

论东巴文化在古代纳西族社会历史中

的作用 233

重组纳西民族文化,振兴纳西民族经济 240

纳西族东巴音乐文化简述 248

神秘的东巴文化 257

简论东巴文化的特色 262

东巴经典大破译

——写在《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

出版之际 270

东巴文化研究呼唤着哲学的理论思维 276

四、东巴文化传承研究

经济全球化与东巴古文化的传承 284

试论东巴文化的传承 299

论纳西母语和东巴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 312

丽江纳西文化研习馆五年工作回顾 337

论丽江纳西族东巴文化的保护传承

和开发利用 348

举办“丽江市东巴文化保护传承强化培训

班”项目总结 361

后 记 370

我的治学经历

回溯过去，我大致走过求学、探索、传承和著述四个时期。

一、求学时期

我于1955年12月7日出生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父是干部，母为家属。我7岁入学。11岁时，父母把我送回老家祖父、祖母身旁。

我的老家在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金山乡贵峰三元村。远祖是宋末元初从香格里拉县境金沙江畔迁来的纳西族。早期的先祖均不习汉文，祖名均为父子孙三代连名制，清朝光绪年间始有和姓汉字祖名。祖父只读过几天私塾，但极爱学习，遇到难字，会不耻下问地向晚辈讨教；读书时像旧学那样吟诵。祖父、祖母省吃俭用，让我父亲读书识字。父亲就读鹤庆师范学校后走上革命道路。祖母出生于我们村著名的东巴家族里。她年轻时喜欢听东巴经典故事，喜欢与人对唱纳西民歌，到晚年时还能唱给我听。母亲出生在邻村的一个世传东巴兼行医的家庭里。她曾多次给我讲家里存有东巴经书、祖父常年在丽江的白沙和束河一带行医的故事。母亲只读过几天的妇女识字班，但知道许多纳西族传统习俗。祖辈人忠厚、诚信、勤奋、好学、乐助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

回丽江后，我在老家河东完小就读。但没多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波及丽江，我第一次失学。1969年，我到贵峰农中就读。但没多久，我第二次失学。1972年，我就读于贵峰中学补习班，次年考入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第七中学。两年后毕业回乡当农民。不久，我到贵峰中学任民办教师。1977年10月28日，我参加“文化大革命”后的首次高考，次年春入云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学习。经过之前的经历，我渴望学习，如同渴望春天的阳光和空气一样，希望能把被耽误的时光弥补回来。

四年的大学生活，在紧张和快乐中度过。当时我曾想去当一名作家，用自己手中的笔去品味人生，去抒发自己心中的情感。可在大四的一天，听了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和志武先生关于纳西族东巴文字的讲座，当听到东巴文字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和地位时，我产生了一种为民族文化研究而奋斗的责任感。于是，我放弃了先前的作家梦，立志从事纳西族东巴语言文字的研究。

1982年春大学毕业，我如愿以偿地来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工作。

当时，东巴文化研究室主任是时任丽江地区行署副专员的和万宝先生，办公室主任是和发源老师，成员主要是与我一同分配来的4位应届大学毕业生。另外还有和云彩、杨士兴、和云章3位老东巴和周汝诚、杨逸天、张墨君、杨绍书等几位地方文化顾问。领导要我在翻译东巴经的同时兼任出纳，还常常下乡去邀请东巴先生，收集东巴经典文物。当时的记音翻译工作是老东巴念一句，我们就用国际音标记一句，之后汉语词译和句译。大家都是新手，常常为一个词的翻译抓头搔脑，捉摸不定。有一次，为了弄清一个词的本意，我还专程跑到丽江县文化馆向李即善先生请教。1983年3月29日至4月9日，丽江召开东巴达巴座谈会。我在会前到丽江县奉科、宝山、鸣音、大具、太安等地邀请东

巴，会间负责 60 位东巴先生的食宿工作。在两年来的学习中，我掌握一些基本的东巴文字和纳西族古语词汇，记音词译了一些东巴经典，与乡村民间东巴先生有了较亲密的接触，开始认识到东巴、东巴文字典籍和东巴教习俗文化的博大精深。

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继愈所长和彭耀先生到东巴文化研究室指导工作，商议共同合作翻译纳西族东巴古籍事宜。他们反复强调东巴文化的科学文化价值，以及从事东巴经典文化研究必须具备的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在与他们的接触和交流中，我深深地感到自己原来学到的一点汉语言文学知识，不足以很好地去翻译和研究纳西先民创造的这份经典文化，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求学激情在我心中涌动。

1984 年 9 月，经任继愈先生推荐，我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了系统的宗教学专业知识学习，先后聆听了任继愈、于锦绣、汤一介、金宜久、季羨林、吕大吉等先生的关于中外哲学和宗教学课程，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基督教史、伊斯兰教史、宗教学原理、佛教概论、民族民间宗教概况等专业课以及各种学术思想文化演讲，阅览了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和百子全书等古代文献，对中外哲学和宗教学发展历史及中西方较大的社会科学流派有了基本认识，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理论和方法，提高了理论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能力，也给予我为振兴科学和民族文化事业而拼搏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为日后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纳西族东巴经典文化奠定了基础。

二、探索时期

自 1986 年 8 月回到丽江后的十年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以饱满的学习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纳西东巴经典仪式

翻译整理和纳西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宗教、哲学的考察和探索研究上来。

第一，抓文本，着力《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译注工作。自1982年始，东巴文化研究室就以翻译东巴经典文献为主要工作。1983年7月25日至10月15日，开办“纳西语文记录训练班”，结业后录用15人，开展东巴经标音对译工作。1989—1990年，东巴文化研究所提出翻译出版《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项目，重新分配翻译任务。所里分配给我的是难度较大而我先前也未曾翻译过的东巴教禳垛鬼仪式。但我还是把自己原来已经记音词译的几十本手稿全部交给研究所，从头接手禳垛鬼仪式经典的翻译工作。查看该仪式经典文本和一堆记音词译本后，我决定：确定一个精通此仪式的东巴作为主要合作者；疏理该仪式的规程和书目，保证此经典程序一致性和完整性；选用善本和全本为入选文本。先前的记音词译本为了赶时间，存在诸多问题，必须一本本从头向老东巴记音词译，然后句译和注释。这是一项比别人更费工费时的工作，但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可靠的资料，我说服了几位东巴老先生，求得他们的支持，开始这项工作，先后完成该仪式经典译注共十二卷七十四本466万字。此外，我还利用早晚与老东巴吃住在一起的条件，向老东巴学习祈神、禳鬼、丧葬及占卜类的仪式规程和主要经典。这使我后来在翻译和研究上能整体关照和融会贯通。

第二，走田野，深入纳西族地区，广泛调查、收集关于纳西族社会历史和民间文化的第一手资料。1988年5月7日至8月1日，我与其他两位同志到云南省宁蒗县，四川省木里县、盐源县、甘洛县、茂县，青海省湟中县，甘肃省敦煌县，对滇川交界纳西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和宗教文化进行一次考察，并对川、甘、青历史上与纳西族文化有关的地区作了一次走访。事后完成《滇川交界纳西族宗教调查》、《四川省木里县俄亚大村纳西族祭

崩鬼仪式调查》等报告。之后，又多次到丽江市、维西县等地，对古遗址、摩岩、碑刻、建筑、庙宇、文献、民间文化人进行详细调查，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加深了我对纳西族历史文化较全面的认识。

第三，重发现，考察金沙江岩画。1991年7月31日，我在丽江市境金沙江畔发现虎跳峡岩画。1992年9月至10月，我沿江考察，在丽江市境金沙江畔发现12个岩画点。之后到宁蒗县境金沙江畔考察，又发现十几个岩画点。除了及时报道所发现金沙江岩画情况外，我还及时撰写了《金沙江岩画发现记》、《金沙江岩画的发现和初探》、《金沙江岩画的初步研究》、《金沙江流域夯桑柯岩画的考察与研究》等文章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第四，破难题，致力丽江勒巴舞的破译工作。历史上主要保存在丽江市塔城乡的勒巴舞，内容丰富，风格独特。然其文化源流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1992年12月，我开始着手勒巴舞的调查，先后五年，完成《勒巴舞谱释译》、《勒巴舞蹉笨唱本释译》、《勒巴舞蹉丁唱本释译》。基本上破解了丽江勒巴舞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社会历史价值。

第五，再学习，加强学术理论的钻研和学术思想升华。当我面对十分丰富的纳西族社会历史及东巴文化资料时，才感到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的不足。我一面向前辈学者请教，一方面抓紧社会科学理论方面的钻研学习，阅读有关哲学、宗教学、美学、人类学、历史学以及方法论的著作。恩师杨智辉、杨智勇、于锦绣、汪宁生、和志武等，先后到丽江对我的研究作具体的指导。特别是于锦绣先生，1990年11月至1991年5月在丽江调查、研究纳西族东巴教和达巴教，具体指导我作纳西族东巴经典文献研究和东巴教仪式调查，使我受益匪浅。这时期的一些文章就是在他们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

第六，上论坛，积极撰写学术论文，参加学术会议，发表学

术文章，对纳西族东巴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1988年3月，我以《论 nw^{33} 在纳西族东巴经古籍语言中的功用》一文，参加“纳西族语言文字学术研讨会”。1989年9月15—30日，我以《东巴教与东巴文——论东巴教在东巴文发展中的作用》，参加“西南民族古文字古籍研讨会”。1989年10月26—30日，我以《论东巴教的性质》，参加“纳西族原始宗教及社会思想学术研讨会”。1990年11月6—10日，我以《借用、重塑与纳西民族的自主精神——东巴什罗源流考略》，参加“纳西族民族史专题学术研讨会”。此外，还完成了《丽江东巴教现状研究》项目，发表了《简论原始宗教的基本性质和形态特征》、《简论原始宗教的发展和演变》、《简论原始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和意义》、《丽江东巴教现状研究》、《祭风仪式与殉情》、《论东巴文化在古代纳西族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纳西族东巴音乐文化简述》、《重组纳西民族文化、振兴纳西民族经济》、《纳西族的格巴文》、《纳西族古文字研究的成就和任务》、《简论东巴文化的特色》等文章。

三、传承时期

1996年丽江大地震以后的十年，我自觉地走上了纳西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建设的道路，具体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继续《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定稿工作。这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定稿主要是输入电脑后校对自译的文稿，同时校译他译的文本。至1999年，我完成全部自译本的校对，并完成160本他译本的校译。

第二，丽江大地震后，纳西族东巴文化传承危机的问题愈加突显。在长期的东巴文化学习和调查研究中，我深深地认识到，东巴文化的内容不仅仅是文本形式的东巴经和文物形式的东巴画